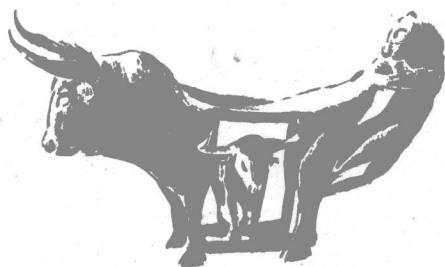


鄒 揆 誌 滇

王 雲 著



《滇志》探索

王 雲 著

雲南師範大學

《滇志》探索 王云 主编

云南师范大学印刷厂印刷

开本:787×1092 1/32 印张:2.25 字数:35904

1997年4月

印数:1000册

云新出(97)准印字4号

目 录

一、《滇志》纂修者刘文征生平	(1)
二、《滇志》概况	(8)
三、《滇志》对学术界的影响	(16)
四、《滇志》祖本和流传概略	(31)
五、《滇志》校阅本的重要学术价值	(42)
六、《滇志》收藏小史	(53)

《滇志》探索

王 云

一、《滇志》纂修者刘文征生平

天启《滇志》是明代最后修成的云南省通志,以体例完备,资料丰富著名於世,是集大成的一部志书,久为学术界所推崇。纂修《滇志》的刘文征,德才兼备,学识渊博,是明末云南杰出人物之一。

刘文征,《明史》无传。惟傅宗龙《刘太仆传》、《明实录》、康熙《云南府志》、《滇南碑传集》、《新纂云南通志》等,对他的生平有简要记述。1976年2月,在嵩明发现了他的《墓志铭》,墓在嵩明县牧羊乡,因为已被乡人私掘,云南省博物馆阚勇等奉命前去清理。墓为崇祯十年,与其夫人合葬,字迹尚完好,题为《皇明太中大夫太仆寺卿右吾刘公配淑人张氏合葬墓志铭》,

吏部尚书王锡袞撰文,兵部尚书傅宗龙书丹,兵部侍郎杨绳武篆额。王、傅、杨三人都是明末大臣,又是刘家的亲眷。《墓志铭》出土,增加了研究刘文征新的重要史料。

刘文征,字懋学,号右吾,祖籍云中,人,即今山西省大同市。明洪武初,始祖迁于江浦,一传为拜旗公,从戎伍平滇,遂家于云南,隶籍云南右卫。云南右卫的位置,据《滇志》卷七:“在府治西南。”即今昆明市金碧路西段。傅宗龙《刘太仆传》称:“余家城南,与刘氏比屋而居者屡世。”方国瑜《云南史料目录概说》第一册《滇志》条云,这里“曾开为金碧公园之一隅,有碑题傅宗龙故宅遗址(今已并入云南省第一人民医院)。”故刘文征为云南昆明人。父刘体仁嘉靖庚子十九年举人,任四川保宁(今阆中县)通判,母孟氏。文征弟兄七人,他最少,“孝事孟母,友事诸兄。”有子四人,刘揆,廪生。刘攥,崇祯癸酉六年举人,官户部主事。刘援,先卒。刘擢,庠生。孙男十一人,孙女二人。

刘文征生于嘉靖乙卯三十四年(1555)正月己亥,卒于天启丙寅六年(1626)六月戊子,享年七十有二。他“颖异夙慧”,自幼好学,“下帷攻经,究心当世之务。”他怀抱经世济民的志向,又从理学家云南屯田副使江西罗汝芳游,“闻圣学,益懔懔暗修,”从而养成务实的学风。中万历癸未十一年进士,授四川新都县

令,从此进入仕途,时年二十九岁。此后任职经历,从浙江按察副使起,《明实录》都有简要记载。《神宗实录》卷三七六载:“万历三十年(1602),九月,辛酉(初三),升浙江绍兴府知府刘文征为副使兼右参议。”《神宗实录》卷四七二载:“万历三十八年(1610),六月,己卯(初六),复除原任浙江副使刘文征为贵州副使。”《神宗实录》卷四九五载:“万历四十年(1612),五月,丁未(十四日),“升贵州副使刘文征为四川右参政。”《神宗实录》卷五四八载:“万历四十四年(1616),二月,甲子(二十二日),升四川参政刘文征为本省按察使。”《神宗实录》卷五六一载:“万历四十五年,升四川按察使刘文征为陕西右布政。”这次任命,刘文征并未到职,而已告老回家。《神宗实录》卷五九二载:“万历四十八年(1620),三月,庚子(二十二日),兵部覆平回贼功,……按察使致仕刘文征赏银十两。”这时刘文征告老回家已经三年,仍赏赐,可见当政者并未忘记他在任时平贼的功绩。明熹宗即位,又起用刘文征。《熹宗实录》卷八载:“天启元年(1621),五月,甲子(二十二日),起原任四川按察使刘文征为南京鸿胪寺卿。”但他恳切三辞,未再出任。《熹宗实录》卷四一载:“天启四年(1624),夏四月,丁未(二十三日),南京鸿胪寺卿刘文征致仕,进太仆寺卿。”这是他辞职后的加衔。

刘文征在青年求学时期，已经“究心当世之务”，继承儒家经世济民，治理国家的传统。出仕任职之后，就身体力行，重视为人民兴利除弊，深受当地人民的爱戴。初任新都县令，就已远近闻名。亲自丈量田地，“力行条鞭法，尽放里甲归农。”时三殿肇兴，取材于四川，他独任其劳，“三人蔺州，得美材以献。”听讼，则“片语解纷，终日不扶一人，累月不罚一金”。《墓志铭》称，“每至成都北郭，儿童争识其面。”《刘太仆传》也说，“每以公役至成都，儿童连手，争覩其面，曰：‘是新都刘侯耶？’”。

万历二十一年，光宗“储位之争”轰动朝野。这时刘文征官职很低，却“与同官六人草谏疏”，参与大议。“疏入”，却“焚其草”。表现刘文征不求出名的谦虚品格。出任广西梧州知府，“首罢桥税，以悬鱼闻于西粤。”悬鱼，比喻官吏廉洁。

后任浙江绍兴知府，“俗苦嫁女厚奩，生辄溺之，台使按部，每每告戒，终不止。”刘文征到任，首先重视思想教育，“反复开谕，更定婚嫁礼，严邻首法。”终于革除了这项陋俗。大姓、中贵气焰嚣张，他“抗不为礼”，煞住这股歪风。“妖人赵天明事败，株连者众，”刘文征“一概释之”，避免造成错案。升浙江按察副使，分守吴兴，绍兴人士争出遮留，为了追思，将他和汉刘宠和宋范仲淹并祀于龙山，高兴地认为，“得公而

三矣！”“督全浙黄册，赎醵数万缗，悉付两县，”用于办义仓，造福贫民。

中间一度辞职回家，《刘太仆传》叙述辞职缘由。“初，山阴朱阁学家居，悉公治郡状。至是当国，有汲引意。公一日行部严州，与同官闽中李开藻同登富春钓台，超然远览，曰：‘谏议不拜，谓故人为天子也。今故人为宰相，何不高举为？’引疾乞身，径归。”刘文征与朋友游富春钓台，触景生情。想到浙江余姚人严子陵，少年时与刘秀同游学。后来刘秀当上了汉光武帝，他却变姓名隐居。光武帝征召严子陵到京，授谏议大夫，但严未接受，退隐于富春山，以钓鱼为乐。刘文征认为，严子陵不肯任谏议大夫，是因为老朋友当皇帝，特加恩典。现在我的老朋友是宰相，“有汲引意”，何不高飞远走？于是毅然辞职回家。刘文征不愿沾老朋友的光而升官，是他高尚品格的又一表现。“山阴朱阁学”，名朱赓。万历三十年兼东阁大学士，后进礼部尚书和吏部尚书、文华殿大学士，《明史》卷二一九有传。

“居六年，廷推皆贤公，即田间起，备兵威清。”这时刘文征任浙江按察副使，为正四品，按规定只合部推，却破格受到廷推，可见他在政界的声望很高。这是万历三十八年的事情。刘文征原来不肯出任，当知道苗患孔棘，为救一方人民苦难，才出任贵州按察副

使。到任之后，“即上方略于抚军，歼厥渠魁”，苗患平息。后任四川按察使，“边地有茶税，旧供使者廩饩”，刘文征从大局考虑，“以佐军需”，又用馀款建造岷江石桥，“日夜治兵甲火器”，保障地方治安，终于平定川北乱事。

万历四十五年，刘文征升任陕西右布政，但他无意仕进，急流勇退，告老回家，时已六十三岁。王锡袞在《墓志铭》中，以刘文征未得重用，深觉可惜。

刘文征由七品县令晋升到三品按察使，三十多年间，始终保持廉洁，是有名的清官，所以终生穷约，受到社会的赞扬。《墓志铭》叙述，刘文征任广西梧州知府，因为廉洁，王锡袞就用比喻廉洁的“悬鱼”，称赞他闻名广西。他经管公费异常严明，如任浙江按察副使时，所得黄册赎鍰数万缗，全部用来为人民办义仓。任四川按察副使，“镇松州，值建南用兵，两台以公行藩司事，所出纳三十万，咸以原封验发。”自己一文不沾。《刘太仆传》，记述刘文征动人的两件清廉故事。一是刘文征由浙江辞职回家，“遗公费数百缗在官，郡守遣吏，越数千里，赍送至里舍，公笑却之。”仅用四字，显出刘文征的清廉本色。第二件，万历四十五年，刘文征由四川按察使任内告老还乡，“凡积赎鍰数百缗，贮之别驾之廨”，为继任者全部侵吞。其后案发追查，才暴露这一贪污案件。刘文征的清廉自律，和继

任者的贪黷，形成显明的对比。

刘文征一生宦宦生涯，政绩卓著，由于坚持清廉，所以终生穷约，却处之泰然。《墓志铭》赞扬他“惟清与恬”。《刘太仆传》叙述，“余家城南，与刘氏比屋而居者屡世。而太仆夫人为先慈姨母，以是知公最真。每望晨突不烟，知公瓶中无粟，家人病甚，而公泊然，若将终身。”赞为“天下一人而已”。《墓志铭》追述，刘文征逝世前，“疾革，犹呼嗣君，以某田偿某金。”因而无限感慨：“穷约一至于此，真近世所创闻也。”刘文征晚年卖田还债，并有事实印证。天启五年，刘文征所撰《重修太平寺并常住田记》碑阴记载，太平寺住持，用“捐银壹百叁拾两，买到刘攬民田壹分，攬子刘芝馨加找。”由《墓志铭》可知，向太平寺卖田的刘攬，是刘文征的次子。加田价的刘芝馨，是他的孙子。这是刘文征逝世前一年的事。

刘文征一生好学，《墓志铭》叙述，虽然进入官场，仍然“坐卧不离卷帙。晚年益嗜奇书，抽毫赋诗，兴致不竭”。六十三岁辞职还乡，摒除俗务，潜心著述。著《茶花馆集》，《思母编》，《松注》，《滇志》，总若干卷。另据《明史》卷九七《艺文二》载，刘文征《刑部事宜》十卷，列入职官类，只见于目录。以上著作，现在仅存《滇志》三十三卷，也算幸事。至于《重修太平寺并常住田记》碑，云南省图书馆和云南省博物馆都收存拓

片。

二、《滇志》概况

天启《滇志》有一个特点，虽有序例，却不署名。刘文征为何这样做，不便揣测。光宗未正位东朝，刘文征“与同官六人草谏疏，疏入，焚其草。”由此看来，刘文征甘于奉献，而具有不求出名的谦虚品格。

因为《滇志》无序跋，编辑情况，只能从《滇志凡例》中略知梗概。《凡例》载：“旧《志》十七卷，叶榆李仁甫氏编，杀青之岁为万历改元癸酉。新《志草》二十二卷，句町包汝钝氏编，脱稿于万历三十一年癸卯。……今一以其所著为主裁，伪者正，舛者易，非其本者锄而去，印证取之旧《志》及郡县志，要以成一家之言而已矣。”旧《志》，指万历《云南通志》，于万历癸酉元年编成。叶榆李仁甫氏，即大理李元阳，字仁甫，号中溪。句町包汝钝氏，即临安卫包见捷，字汝钝，所著《志草》早已失传。由以上叙述，可知刘文征参考李、包二《志》的体例，选录二《志》的资料，并广搜郡县志，博采典籍和档册，精心考校，纂成《滇志》三十三卷，约一百二十万字。与前二《志》相比，卷帙显著增加，相当于万历《志》的两倍。刘文征在《滇志凡例》后面，还全文收录万历《志》和新《志草》的序例，可据以研究

李、包二氏的修志思想。

《滇志》在天启末年编成，俗称天启《滇志》。《滇志》三十三卷，分为十四类。刘文征在《凡例》和每类、每卷、每目之前，都作简要论述，以阐明他的见解。十四类是，（一）《地理志》三卷，分为沿革大事考，沿革郡县名，疆域，形势，山川，风俗，物产，堤闸，桥梁，宫室，古迹，冢墓等目，分府叙述。（二）《旅途志》一卷，概述云南对外交通，为本书特有。《滇志凡例》论述：“周公柔远，乃作指南。太保训王，亦先通道。况乎日月之明毕照，而俾舟车之至不通？即谓杨朱之感多歧，可令阮籍之穷不救？试以此义借箸而筹，滇急着所先，无逾开路。”云南号称山国，刘文征特别重视交通建设，很有眼光。（三）《建设志》一卷。（四）《赋役志》一卷。（五）《兵食志》一卷。（六）《学教志》二卷。《滇志凡例》论述：“二帝而上，不闻儒者之名。四王以来，实遵教胄之典。逮乎金声玉振，得孔子以为师，乃知乡校成均，维周庠为独盛。断断洙泗，天何言哉！郁郁成周，子自道也。南中旧学，纪载前文。逮入圣朝，渐涵文教。西南邹鲁，千载一时。思皇多士为桢，吾道真传得统，是为滇脉。”刘文征重视教育事业，比作命脉。（七）《官师志》四卷。（八）《人物志》二卷。（九）《祠祀志》一卷。（十）《方外志》一卷。（十一）《艺文志》十二卷，下分小目。刘文征论述：“无格不备，诸品

咸有，翩翩乎富已哉！亦一方文雅之大观，居此志全书之半部。”（（十二）《羈縻志》一卷，其中《土司官氏》，全面叙述云南土司的来历、地域和袭替概况。《种人》一目，叙述全省各少数民族的名称、分布和风俗习惯等，虽有不尽准确之处，却很可贵。（十三）《杂志》一卷，《滇志凡例》论述：“天降灾祥视其德，吉者是，凶者非。自求祸福存乎人，基可危，胎可绝。若夫怪力乱神，本圣人之所不语，奈何幽玄奇僻，反近世之所乐谈？苟可警世俗而醒冥顽，无宁载册书而备惩劝。推此义而直穷之，旁搜博采，非徒广异闻，益知声应气求，可以希乐告。是以当一振无馀之后，犹存有馀不尽之思。倘媿（同美）行嘉言可资鉴苑，将碎金寸铁皆入炉锤，又出灾祥怪异之外者。”对无法解释的灾祥怪异，刘文征却赋予劝善惩恶的作用。（十四）《搜遗志》二卷，按照总目，补录各类遗佚资料，使本书内容更加丰富。

本书卷一，绘地图二十三幅，大都沿用万历《志》地图，惟缺《星野图》一幅。卷八《学教志》，绘文庙乐舞图一百三十二幅，绘出舞姿，注明舞蹈动作和顺序，配合祭孔乐章，用弓尺谱记录乐曲，保存古代乐舞资料。卷十四和卷十五《人物志》，收录了许多特立独行者的事迹，也有少量愚忠愚孝的成分。《杂志》一卷，记载云南自古以来地震、水、旱灾害和异常天象，具有

学术价值。其中少量带有迷信倾向,刘文征认为,“可警世俗而醒冥顽”。总的看来,约一百二十万字的《滇志》,体例完备,资料丰富,方国瑜在《云南史料目录概说》第一册中公允评述,“以纂录资料言之,此为明代志书最善之本也。”

刘文征一生好学,早年“究心当世之务”,从政三十多年,对社会积弊看得真切,也很关心。这时明王朝建立已经二百五十多年,统治渐趋腐败,社会矛盾加剧。刘文征在志书中的论述,以及《滇志》收录的资料,许多富有针对性,能够切中时弊。如云南巡抚周嘉谟《缴查庄田册疏》,勇于揭发权势显赫的勋戚沐府之短,痛陈西平侯沐英的后代所占庄田已达八千多顷,“环滇封内,莫非总庄。”参随、管庄下乡苛扰,“虐焰所加,不至骨见髓干不止。”已经危及政府常赋的征收,并且激起民变。所以上疏朝廷,请求彻底清查。建议分别情况,或科免,或令认纳差粮,或由有司征解。周嘉谟另一篇《陇川善后疏》,在当地战乱之后,提出妥善处理陇川宣抚的承袭,以安定边民,巩固边疆。《旅途志》导言指出,“诸路皆由陆,惟金沙有水道而未通,故以金沙江附焉。”并在卷二十五《艺文志》,收录大理进士杨士云《议开金沙江书》,和云南巡按毛凤韶《疏通边方河道议》,以引起人们重视交通建设。今人常说:“要想富,先修路”。三百多年前,能够倡议

开发云南对外水路交通,是很有远见的。《兵食志》中,对卫所制和军屯名存实亡,一旦发生重大军情,只能征调土司兵应付,表示隐忧。事实说明,万历十一年,岳凤和罕虔叛乱,曾经征调武定、沾益等地土司兵应急,结果不仅无济于事,反而扰民。所以在《艺文志》中,收录许多文章,反复强调。例如卷二十二,云南巡按毛凤韶《条议兵食疏》,由十方面论述,并提出改进建议。最后呼吁:“非仰藉天语叮咛,曷由使万里遐荒食足兵强,远至迓安乎!”刘文征生于明末,这时近代自然科学已经传入我国。《明史》卷二五《天文一》载:“明神宗时,西洋人利玛窦等人中国,精于天文、历算之学,发微阐奥,运算制器,前此未尝有也。”这在《滇志》中也有反映。例如卷一《星野图》:“近者大西利玛窦《球图》谓:‘大地在天中仅一点,中国在大地中仅八十一分之一。’”接着在《星野图说》中写道:“天有定象,人无定形。天象有合不合,鉴于人;人形有得有失,应乎天。”可见刘文征已经初步接受近代自然科学思想。还应该重视,刘文征撰《重修太平寺并常住田记》碑,有一段论述,可以看作他进步的宗教观。文曰:“瓢锡所止,率依住持。讲习所存,定饶徒党。非布缕莫御寒栗,非再食不疗饥疮。虽以闲云野鹤之身,犹资耕夫织女之力。况世情波险,像法陵夷,出世间法每借世间法为呵护。”在刘文征看来,自以为

超尘出世的佛教徒,仍然要靠“耕夫织女之力”才能生存,“出世间法每借世间法为呵护”,并未宣扬宗教迷信。上述思想特点,对刘文征编纂《滇志》等学术活动,肯定会起到积极的作用。

历览云南省志,编纂时间都较长,因为工程浩繁。例如康熙《云南通志》,从康熙二十三年始纂算起,至三十年纂成付印,共经历八年,还不算癸亥《通志》的编纂时间。《新纂云南通志》的编纂时间更长,由民国二十年开馆,至三十八年纂成付印,共经历十九年。刘文征编纂《滇志》,历时几年,无明文记载。完成时间,一般认为天启五年,大体可信。如卷一《大事考》,最后一条为:“(天启五年)六月,从抚按之请,以沐启元为征南将军、黔国公,镇守云南。”又如卷三十一《杂志》,《灵异》目最后二条,分别记述天启五年三月和六月,安效良犯沾益和松华坝发大水。惟仔细考察,《滇志》也有天启六年的资料。最明显的要算卷二十三《艺文志》末篇,云南巡按朱泰祯《条答钱法疏》。疏中详细叙述云南奉命冶铸“天启通宝”铜钱的情形,明白写道:“盖滇之有钱,自今天启六年始矣。”“谋始于天启五年之初春,幸观厥成于天启六年之夏杪。”“成钱七十餘万文。”夏杪,泛指农历六月。查《墓志铭》,刘文征“卒于天启丙寅六月戊子。”按陈垣《二十史朔闰表》推算,天启丙寅,为天启六年。六月戊子,为六月